

震撼心灵的动物传奇  永恒不朽的生命颂歌
全新修订 荣誉珍藏

动物小说大王
沈石溪
经典作品

最后一头战象

沈石溪  *zuihou yitou* RONGYU
zhanxiang ZHENCANG
BAN



震撼心灵的动物传奇  永恒不朽的生命颂歌
全新修订 荣誉珍藏

动物小说大王
沈石溪
经典作品

最后一头战象

沈石溪

zuihou yitou
zhanxiang

RONGYU
ZHENCANG
BAN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 杭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头战象/沈石溪著.—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7.7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经典作品：荣誉珍藏版)

ISBN 978-7-5597-0164-0

I. ①最… II. ①沈… III. ①儿童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15913 号

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经典作品 荣誉珍藏版

最后一头战象

ZUIHOU YITOU ZHANXIANG

沈石溪 著

责任编辑：吴颖

内文插图：胡志明工作室

装帧设计：艺诚文化

责任校对：沈鹏

责任印制：林百乐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杭州市天目山路 40 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3.5 彩页 2

字数 128000 印数 1—50000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97-0164-0

定价：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象的故事

给大象拔刺	2
最后一头战象	9
象冢	20
愤怒的象群	38
象警	44
死亡游戏	53
动物档案	67

野猪的故事

野猪跳板	78
野猪囚犯	85
野猪王	94
动物档案	121

熊的故事

与狗熊比举重	132
智取双熊	138
棕熊的故事	150
动物档案	191

附录

沈石溪获奖记录	202
沈石溪作品入选中小学教材篇目	204
《最后一头战象》大事记	205



象的故事

XIANGDE
GUSHI



给大象拔刺

那年月,时兴赤脚医生。所谓的赤脚医生,就是在缺医少药的农村,挑一些有文化的青年,到医院培训三五个月,发给一个药箱,边劳动边行医,为农民治一些简单的病。我就曾经是一名边疆农村的赤脚医生。

那天清晨,我背着药箱到橡胶林去巡诊,走到流沙河边的大湾塘。突然,从树背后伸出一根长长的柱子,横在我面前,就像公路上放下一根红白相间的交通闸一样,拦住了我的去路。林中昏暗,我以为是根枯枝倒下来了,伸手想去拨拉,手指刚触摸到便吓得魂飞魄散——热乎乎、软绵绵、干沙沙,就像摸着一条刚刚在沙砾上打过滚儿的蟒蛇。

“妈呀——”我失声尖叫。随着叫声,大树后面闪出一个庞然大物,原来是一头深灰色的大公象,撅着一对白森森的象牙,朝我奔来。



别说我了，就是百兽之王的老虎，见到大公象也要夹着尾巴逃跑的。我只恨爹娘少给我生了两条腿。我刚逃出五六米远，突然“嗖”的一声，一根沉重而又柔软的东西扫中了我的脚，让我摔了个嘴啃泥。我仰头一望，原来树背后又闪出一头成年母象，给了我一个扫荡鼻。

一公一母两头大象像两座小山似的站在我面前。我想，它们中无论是谁，只要抬起一只脚来在我背上踩一下，我的五脏六腑就会被挤牙膏似的从口腔里挤出来的。反正是必死无疑了，我也懒得再爬起来，闭起眼睛等死吧。

它们并没踏我一脚。公象弯起鼻尖，钩住我的衣领，像起重机似的把我从地上吊了起来。莫非是要让我做活靶子，练练它那刺刀似的象牙？唉，事到如今，我也没法挑剔怎么个死法了，它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它们让我站稳了，没用象牙捅我个透心凉，而是用鼻子顶着我的背，推着我往密林深处走。

我晕头转向，像俘虏似的被它们押着走了大半个小时，来到一棵独木成林的老榕树下。象鼻猛地一推，我跌倒在地。嘿，在我面前两尺远的树根下，躺着一头小象。

这是一头半岁左右的幼象，只有半米多高，体色瓦灰，比牛犊大不了多少，鼻子短得就像拉长的猪嘴。它咧着嘴，鼻子有气无力地甩打着，右前腿血汪汪的，不断在抽搐，哼哼唧唧地呻吟着。

母象用那根万能的鼻子在小象的头顶抚摸着，看起来是在进行安慰。公象则用鼻子卷起我的手腕，使劲往小象那儿拖曳。我明白了，这是一家子象，小象的右前腿受了伤，公象和母象爱子心切，便到路上劫持个人来替小象看病。

好聪明的象啊，好像查过档案似的，知道我是赤脚医生。

我心里顿时涌起一股强烈的求生欲望来。我想，既然它们捉我来是为了替小象看病，只要看完了，大概就会放我回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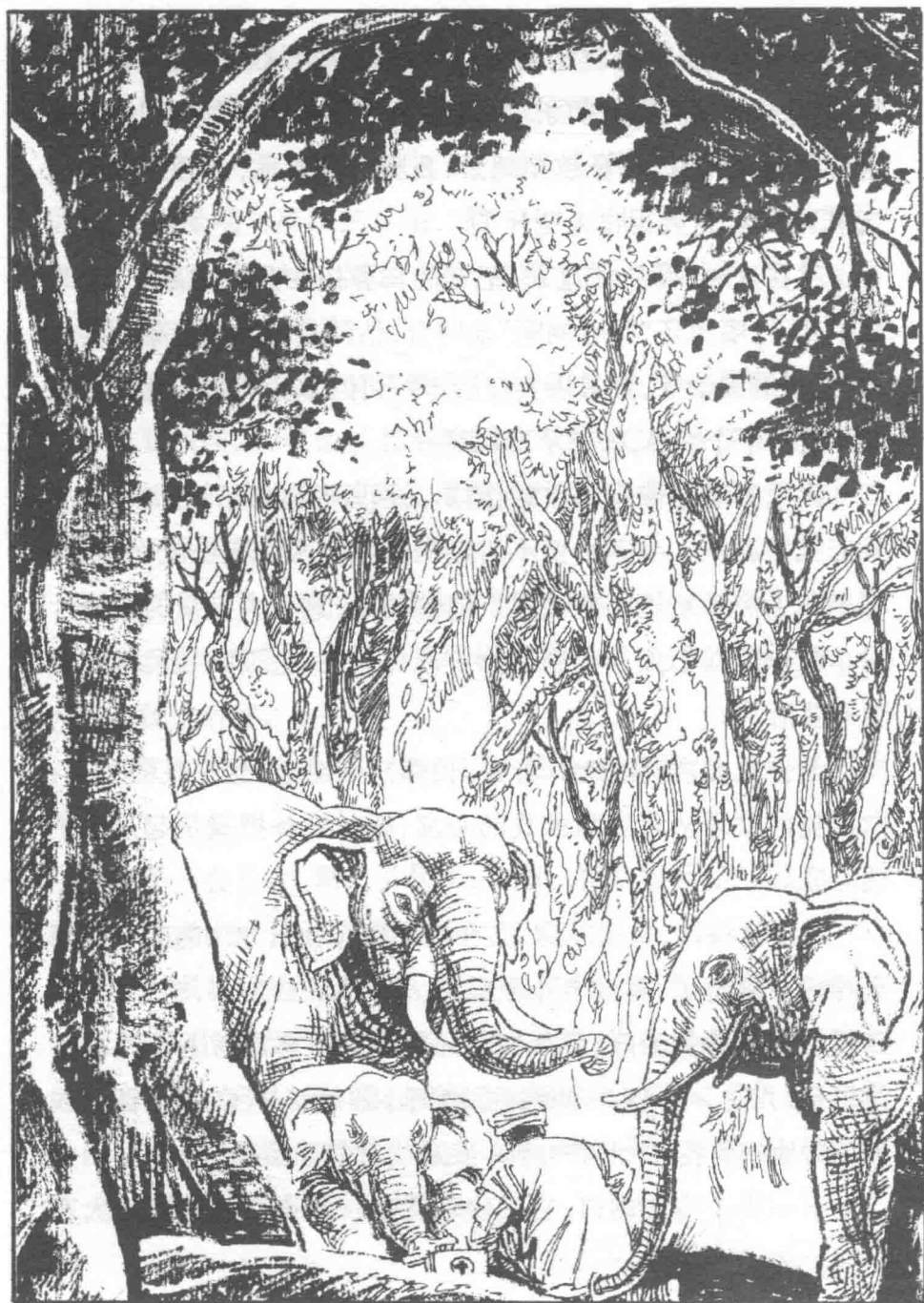
我不敢怠慢，立刻跪在地上给小象检查伤口。是一根一寸长的铁钉扎进了小象的足垫，看样子已经有好几天了，整只脚肿得发亮，伤口已发炎溃烂，散发着一股腥臭。

我的医术堪称世界最差，平时只会给人擦擦红药水、碘酒什么的，从未给谁动过手术，但此时此刻，我就是只鸭子也得飞上树，我没有金刚钻也得揽这份瓷器活。我要是谦虚推辞，公象就会送我上西天。

我从药箱里取出镊子、钳子、酒精、棉花等东西，就壮着胆开始干起来。首先当然是要消毒，我抬起小象的脚，将小半瓶酒精泼进创口。没想到小象也像小孩子似的怕疼，它“哇”的一声，像杀猪似的嚎叫起来。

立刻，我的脖子被公象的长鼻子勒住了，就像上绞刑似的把我往上提。“噉——噉——”大公象双眼喷着毒焰，低沉地吼叫着。显然，它不满意我把小象给弄疼了。

还讲理不讲啦？我又没有麻药，动手术哪有不疼的！怕疼



就别叫我治，要我治就别怕疼！可我没法和大象讲理，对牛弹琴，对象讲理，那是徒劳的。我双手揪住象鼻子，想扳松“绞索”，但公象力大无穷，长鼻越勒越紧，我脚尖点着地，已经快喘不过气来了。唉，这死得也太冤枉了。

就在这时，母象走过来，把它的长鼻搭在公象的鼻子上，摩挲了几下，嘴里还“呀呀啊啊”地叫着，估计是在劝慰公象不要发火，让我继续治疗，到最后实在治不好再问罪处死也不迟。公象“哼”地打了个响鼻，松开了“绞索”。

我把尖嘴钳伸进小象的伤口。还没开始拔钉子呢，小象又哭爹喊娘起来。我害怕蛮不讲理的公象再次给我上绞刑，赶快将半瓶去痛片塞进小象嘴里。遗憾的是，这么大剂量的去痛片对小象作用却不大。我钳住钉子往外拔时，它又脑袋乱摇疼得要死要活了。

大公象虎视眈眈地盯着我，长鼻高高翘起，悬在我的头顶；白晃晃的象牙从背后瞄准我的心窝，随时准备把我吊起来捅个透心凉。

我冷汗涔涔，脊梁发麻，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叫小象停止呻吟。逼急了，我冲着小象破口大骂：“混账东西，叫你个魂！我好心好意替你治疗，你他妈的还想让你可恶的爹杀了我呀！”没想到，我这一发怒，一叫喊，竟然把小象给镇住了，泪汪汪的双眼惊愕地望着我，停止了叫唤。我趁机把钉子给拔了出来。

下一步要清洗创口，它又快疼哭啦。我再次恶狠狠地大声



唾骂：“闭起你的臭嘴！你再敢叫一声，我就把钉子戳到你的喉咙里去！”小象倒是被我吓住了，骇然将涌到舌尖的呻吟咽了回去。可母象不干了，嫌我脾气太粗暴。它看不得小象受半点委屈，宽宽的象嘴对准我的耳朵，“啾——”大吼了一声。我的脑袋像撞了墙似的嗡嗡响，眼冒金星，耳膜发胀。那叫声，比十支摇滚乐队同时演奏还厉害。

我不敢再骂小象，又不敢再让它呻吟，便只有跟它一起哭。它疼得要叫唤时，我也扯起喉咙拼命喊疼；它身体哆嗦时，我也在地上颤抖打滚；它痛苦得乱甩鼻子时，我也像中了枪子儿似的揪住胸口摇摇晃晃。

公象和母象大概觉得我和它们的小宝贝双双痛苦，这样挺公平，也有可能觉得我又哭又闹样子挺滑稽，它们安静下来，不再干涉我的治疗。

我终于把小象的创口清洗干净，撒了消炎粉，又用厚厚的纱布给包扎起来。

过了一会儿，小象站了起来，一瘸一拐地勉强能行走了。公象和母象这才扔下我，簇拥着小象进了树林。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下午，我又从那条路走过。突然，“咚”的一声，一只比冬瓜还大的野蜂窝掉在我面前，里头蓄满了金黄色的蜂蜜。我抬头一看，哦，是曾经绑架过我的那家子象，站在路边的草丛里，朝我友好地扑扇耳朵挥舞鼻子。显然，这只野蜂窝，是它们付给我的医疗费。

小象还欢快地奔到我面前，柔软的鼻子伸到我的鼻子上来。人和人表示亲热，是彼此伸出手来握手；象和象表示亲热，是鼻尖和鼻尖钩拉在一起握鼻。可惜我的鼻子只有一寸高，没法和它握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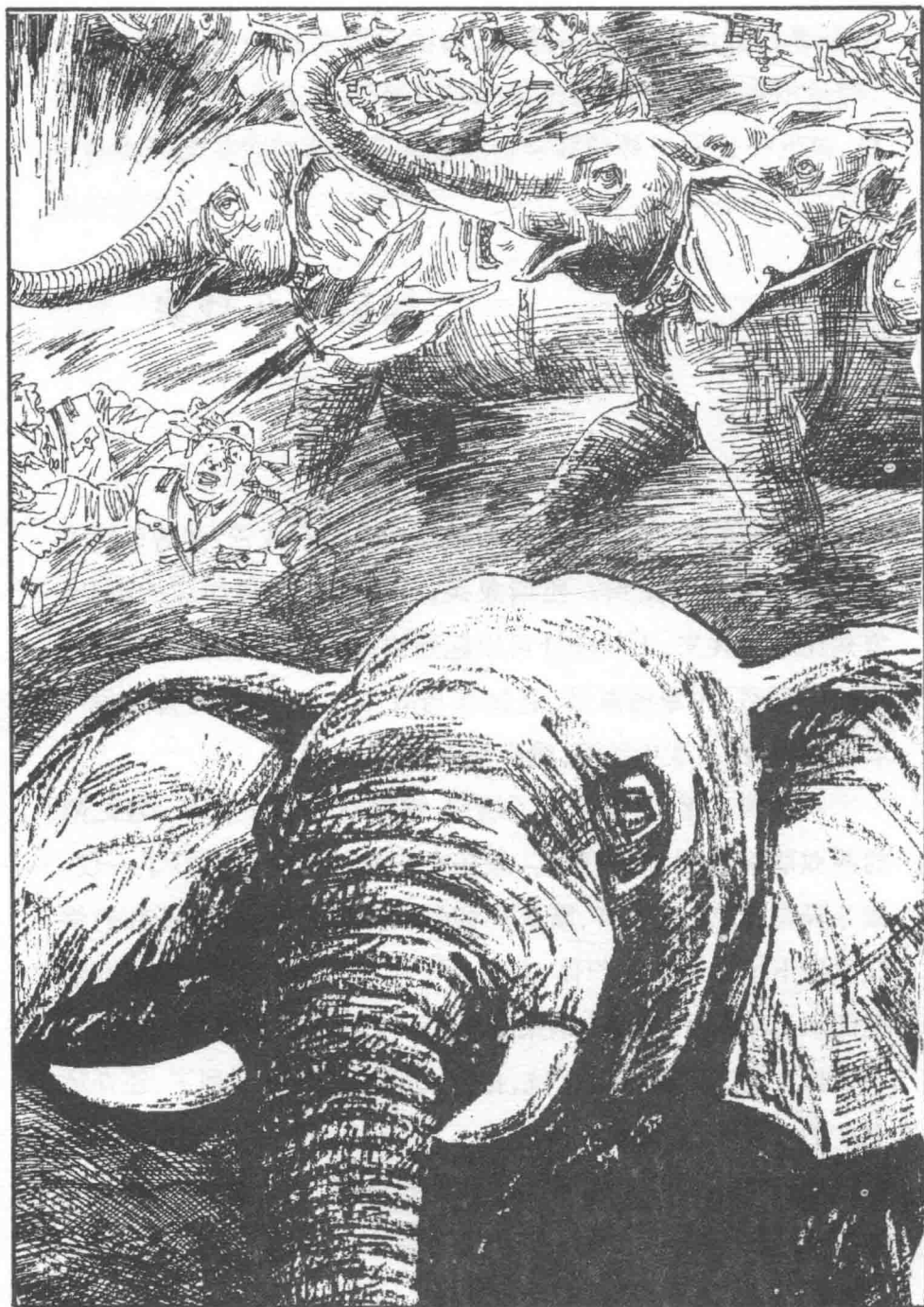
最后一头战象



解放前的西双版纳，傣族的最高领主叫召片领，他曾经拥有一支威风凛凛的象兵。所谓象兵，就是骑着大象作战的军队。象兵比起骑兵来，不仅同样可以起到快速机动的作用，战象还可利用长鼻劈敌，用象蹄踩敌，直接参与战斗。一大群象，排山倒海般地扑向敌人，战尘滚滚，吼声震天，势不可当。

一九四三年，日寇侵占了缅甸，铁蹄跨进了和缅甸一江之隔的西双版纳边陲重镇打洛。象兵在打洛江畔和日寇打了一仗。战斗异常激烈，枪炮声、厮杀声和象吼声惊天动地；鬼子在打洛江里扔下了七十多具尸体，我方八十多头战象全部中弹倒地，血把江水都染红了。战斗结束后，召片领让大家在打洛江边挖了一个长宽各二十多米的巨坑，把阵亡的战象隆重埋葬了，还在坑上立了一块碑：百象冢。

曼广弄寨的民工在搬运战象的尸体时，意外地发现有一头





公象还在喘息，它的脖颈被刀砍伤，一颗机枪子弹从前腿穿过去，浑身上下都是血，但还活着。他们用八匹马拉的大车，把它运回寨子。这是唯一幸存的战象，名叫嘎羧。好心肠的村民们治好了它的伤，把它养了起来。

我一九六九年三月到曼广弄寨插队落户时，嘎羧还健在。它已经五十多岁了，脖子歪得厉害，象嘴永远闭不拢，整天滴滴答答地淌着唾液；一条前腿也没能完全治好，短了一截，走起路来蹒跚颠颠；本来就很稀疏的象毛几乎都掉光了，皮肤皱得就像脱水的丝瓜；岁月风尘，两支象牙积了厚厚一层难看的黄渍。它是战象，它是功臣，受到村民们的尊敬和照顾，从不叫它搬运东西，它整天优哉游哉地在寨子里闲逛，到东家要串香蕉，到西家喝筒泉水。

我和负责饲养嘎羧的老头波农丁混得很熟，因此和嘎羧也成了朋友。

我插队的第三年，嘎羧愈发衰老了，食量越来越小，整天卧在树荫下打瞌睡，皮肤松弛，身体萎缩，就像一只脱水柠檬。波农丁年轻时给土司当了多年象奴，对象的生活习性摸得很透。他对我说：“太阳要落山了，火塘要熄灭了，嘎羧要走黄泉路啦。”几天后，嘎羧拒绝进食，躺在地上，要揪住它的鼻子摇晃好一阵，它才会艰难地睁开眼睛，朝你看一眼。我觉得它差不多已经处在半昏迷状态中了。

可一天早晨，我路过打谷场旁的象房，惊讶地发现，嘎羧的

神志突然间清醒过来。虽然它的身体仍然衰弱不堪,但精神却处在亢奋状态中,两只眼睛烧得通红,见到波农丁,“啾啾啾”短促地轻吼着,鼻子一弓一弓,鼻尖指向象房堆放杂物的小阁楼,象蹄急促地踢踏着地面,好像是迫不及待想得到小阁楼上的什么东西。开始波农丁不想理它,它发起脾气来,用鼻子抽打房柱,还用庞大的身体去撞木板墙。象房被折腾得摇摇欲坠。波农丁拗不过它,只好让我帮忙,爬上小阁楼,往下传杂物,看它到底要什么。

小阁楼上有一半箩谷种、两串老玉米和几只破麻袋,其他好像没什么东西了。我以为嘎羧精神好转起来想吃东西了,就将两串老玉米扔下去。它用鼻尖钩住,像丢垃圾似的丢出象房去。我又将半箩谷种传给波农丁,他还没接稳呢,就被嘎羧一鼻子打泼在地,还赌气地用象蹄践踏。我又把破麻袋扔下去,它用象牙把麻袋挑得稀巴烂。

小阁楼的角落里除了还有一床破篾席,已找不到可扔的东西了。嘎羧仍焦躁不安地仰头朝我吼叫。“再找找,看看还有啥东西?”波农丁在下面催促道。我掀开破篾席,里头有一副类似马鞍的东西,很大很沉,看质地像是用野牛皮做的,上面蒙着厚厚一层灰尘。除此而外,小阁楼里真的一样东西也没有了。

我一脚把那破玩意儿踢下楼去。奇怪的事发生了,嘎羧见到那破玩意儿,一下安静下来,用鼻子“呼呼”吹去蒙在上面的灰尘,鼻尖久久地在那破玩意上摩挲着,象眼里泪光闪闪,像是见